

生活微光

有家就有家务活,比起抹桌子拖地,我更愿意去买菜。作为煮妇,挑选果蔬的能力,是长年累月累积起来的。

最初的一部分能力,是小时候跟着母亲去厂区国营菜店买菜。看母亲一边笑脸央求售货员给挑些看起来干净齐整的大葱白菜和红薯粉条,一边递上菜钱,然后将找回的毛票迅速装进钱包收好,把硬币塞进裤子口袋,麻利地把菜装进自家的大布兜里。我和母亲各自提着装满菜的大布兜子,相跟着回家。路上,母亲通常会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几个一分二分或五分面额的硬币给我,让我存下当零花钱。后来改革开放搞活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厂区的国营菜店关了门,大大小小的菜摊接连出现在街道两边,新的菜市场应运而生。菜市场和小吃摊、杂货铺子挨着,吃早点和买东西都挺方便。周日不上学,早上母亲常派我去买油条豆浆,顺便再买点菜。我人瘦弱,个头也小,起先看哪家买的人多,也挤过去凑热闹。一般情况下,买的菜还看得过眼,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买回了搁久发蔫的陈菜,还自以为捡到了便宜,被母亲一顿数落。后来我常常以赶着写作业为由,逃避家务劳动。母亲便指派父亲去买菜。

父亲买菜的最大特点是快,去得快回来得也快。通常是到离家最近的小摊或者出门先碰到某个流动摊贩,看着菜卖不离,也不精挑细选,付了钱就提回来。结果可想而知,得到母亲一顿数落,说他买的菜不水灵,吃起来肯定不行。记得秋天的一个

大漠粉蝶

文 / 祁阿辉

傍晚,父亲下班回家路上顺手买了一小堆细线椒,提进厨房,说要和土豆片一起炒了吃。经母亲略一翻检,说这小堆细线椒一多半都带伤了,快坏了,没法吃,要全部扔掉。父亲辩解说天色昏暗,没看清楚,说辣椒好着呢,让立马给他炒一盘,再给他炸一碟子花生米,他要喝一小盅白酒。母亲气得让他提着辣椒找刚才卖给他的小贩退回去,说钱要不回来就算了,目的是让父亲长长记性。父亲极好面子,哪里肯去。待饭做好,母亲也不叫父亲来吃。父亲很知趣地把留在案板上那盘炒辣椒端到阳台,一个人坐在阳台边听收音机边大口吃着米饭就炒辣椒,不时赞一口辣椒真香,然后偷偷朝我们吃饭的饭桌瞄一眼。

买菜遇到附近的摊主和小商小贩不少,百人百性。有的摊主活分,见人走过来就热情招呼,问要啥菜,顺便介绍新下来的时令菜及网红做法。有的见人懒得说话,点点头,算是招呼了买主。有的直接给每样菜和果蔬旁放个纸牌子,表明价格。常去的那几家,摊主大多嘴甜手勤,这边你问着,那边摊主回着话的工夫,就把菜给你好了,且已报出价钱,只待你付钱拿菜。现在基本用手机支付,这边扫了二维码,那边听到摊主手机里传出一声外放的语音提醒:微信收款或者支付宝到账几点几元,一听便知,省去了很多收现金的时间和找零的麻烦。

平时习惯了隔几日清理一下手机信息,顺便就将没必要留存的支付记录删掉,

无意中看到几个微信支付记录,对方的微信名引起了我的兴趣。某周日,我查看了当天买菜开销记录,记起来了买的东西,还把摊主微信名和摊主本人联系起来,对照了一下,觉得蛮有意思。那天给“王氏建国”付了12.3元,买了他家的面筋豆芽;给“黄河农夫”付了10元,称了二斤黄瓜;给“小村风流”付了8.4元,买了一捆韭菜;给“俺是乡巴佬”付了26元,买了他家二斤纸皮猕猴桃;给“老杨的店”付了5元,买了一份荞面饅饹。“王氏建国”看起来有五十来岁,推测真名应该叫王建国,满嘴黄牙,估计被烟熏的,常年只卖羊血面筋和豆芽。“黄河农夫”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一口河南话,戴个草帽和石头镜,胸口前挂个小布袋子,里面装着偶尔需要给老年买主找的零钱。“小村风流”不知道是女摊主的微信名还是她丈夫的,两口子在一块儿卖菜,面相看着都老实本分,跟风流似乎不沾边,不晓得为啥起了这个名字。卖纸皮猕猴桃的中年男子,微信名叫“俺是乡巴佬”,头脑灵活,嘴皮子利索,啥挣钱卖啥,前一阵子卖宁夏西瓜和水蜜桃,这一阵子卖大荔冬枣和纸皮核桃,还带着放暑假的孩子来帮忙看摊算账,说这样能提高娃的口算能力和社交能力。卖蓝田饅饹的老杨,常给顾客讲他爸就卖了一辈子饅饹,他家的手艺属于祖传。

家附近的菜市场上除了两边有正式固定门面的外,路边还有好些个流动摊贩。摊主多半是四五十岁年富力强的中年男

女,推个三轮车,只卖土豆、洋葱、螺丝椒、大蒜、生姜这类家常菜。去年初春,我在一个流动摊子上买过菜。每拿起一样菜,摊主就夸奖我真会挑,心想这个男人嘴真甜,怎么这么会说话。抬眼看,摊主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络腮胡子十分浓密,几乎把他脸上大部分地方都占完了,身上的夹克衫颜色泛黄,头上戴着一顶翘边的旧毡帽。整个人的样子,和我头天晚上看电视剧里跟人比拼了三天武艺后败下阵来的西部侠客有点像。我买了些芹菜西红柿,付完钱准备走人,低头见他裤脚打着绑腿,脚上套着一双沾着泥巴的翻毛短靴,越觉得他的样子像双旗镇刀客。他冲我发声“慢走,下回要啥菜尽管来”。我回头冲他笑笑,这时他已经在招呼另外的买主了。后来又在他的摊子上买过几回菜,发现他在菜摊无人光顾时,就喜欢和相邻的摊主大声闲聊,讲他小时候专门学过武术,在卖菜之前,当过保安,还干过送外卖,被人无故差评,气不过才改行卖了菜,他握了握拳头,说不信这世上没有公平正义,手腕上亮出一道明显的疤痕。我后来翻看微信支付记录,方知他的微信名叫“大漠剑侠”,想来是借此明志。

好久不见“大漠剑侠”出摊,问旁边摊贩,说是回乡下结婚去了,过几天就来。果然,不久之后,“大漠剑侠”重返流动菜摊行列。这回他的模样穿戴发生了变化,还是西部侠客风格,但是通体干净利落多了,身边还多了一位女人。看两人之间的言语神态,应该是他的新媳妇,看年纪也不很年轻,但身体健康,脸色红润,在他的菜摊旁边支了个卖凉皮的小摊。我在他的菜摊上买了菠菜辣椒,他指指凉皮摊上的二维码,说扫这个。扫完码,我看到这个微信名叫“大漠粉蝶”,便打趣地问他:“怎么剑侠改粉蝶了?”他对着身边的女子呵呵笑着,说他媳妇小名叫“粉蝶”,以后家里就由“粉蝶”收账管钱咧! (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

文化快讯

陕交讯 经个人申请,统一推荐、评审审定、公开公示、审议批准等程序,省作协日前公布了2024年新会员名单,陕西交通系统袁朝庆、祁阿辉、李婷、张永军、周亚娟等5人,获准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袁朝庆供职于安康市公路局,曾长期在党报和杂志担任文学编辑,有数十万字理论研究成果,迄今已发表散文等文学作品数十万字。祁阿辉供职于省公路局,迄今已发表散文、新闻等各类文体作品近百万字,有多篇作品获奖。李婷供职于《陕西公路》编辑部,迄今已发表诗歌300余首、其他文体作品2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一部。张永军供职于渭南市公路局,迄今已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报道等作品20多万字。周亚娟供职于商洛市公路局丹凤公路段,迄今已发表散文、随笔、诗歌、小小说等作品30余万字。(云村)

红茶坊

秋风起,岁月长

文 / 高正旭

蝉在高树上嘶声力竭的鸣叫,烈日下的柳树耷拉着枝条,早熟的稻子已经弯下了腰。过了中元节,天气依旧炎热,但是早晚已经有了秋天的凉爽。翻看日历,马上就是处暑。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其实立秋只能算是秋天的预告。处暑来了,秋天的脚步才姗姗来迟。

元稹对二十四节气是敏感的,受《莺莺传》的影响,我不喜欢元稹这个诗人,但是我喜欢他的诗歌,喜欢他写的《咏廿四气诗》。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说:“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历史上写节气的诗人很多,但是能够连续写完二十四节气的诗人却不多,至少我没有读过其他诗人能够将二十四节气写成诗组的。

元稹写的《处暑七月申》需要慢慢品味:向来鹰祭鸟,渐觉白藏深。叶下空惊吹,天高不见心。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缓酌樽中酒,容调膝上琴。元稹的诗歌大部分是比较通俗易懂的,但是这首诗却写得很有难度。很多时候,阅读的难度其实也是写作的难度。开篇的前四句就用了三个典故。“鹰祭鸟”其实是出自《逸周书·时训》,原文说,处暑之日,鹰乃祭鸟。即处暑三候之一“鹰乃祭鸟”。的确,满眼都是成熟的庄稼,鸟儿又多又肥,老鹰捕获小鸟,吃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鹰祭鸟”的现象。

第二句用到了“白藏”这个非常生僻的词汇。“秋之气和,则色白而收藏”,在古人的眼里,每个季节都是有颜色的,秋风就是白色的,秋天的风把白色的露,吹成了白色的霜,粮囤中装满了秋天的收获,给人一种安稳而又充盈之感。

叶片下面已有风吹来,好些树叶已经由深绿向微黄过渡,苍天依旧收起了悲悯之心,天气逐渐向肃杀的景象演变。好在处暑还没有走到秋天的深处,在元稹的笔下,处暑依旧温婉而又多情。秋风吹来,空气中已经有了五谷的芬芳,风停了,还能听到秋天的虫儿在草丛中深情的吟唱。

仕途上的不顺,似乎已经成为了诗人共有的特征,元稹少年成名,初入宦海就得入选婚高门。或许在元稹看来,仕途的顺畅远远超过了对爱情的忠贞。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元稹很快被三品大员韦夏卿看中,并将其女韦丛嫁给元稹为妻。这段婚姻或许元稹非常满意,但是也因为这段婚姻让元稹在中国文学史上颇受诟病。

但是婚姻却没有让元稹在仕途上如意。进入仕途,反倒是一贬江陵、二贬通州、三贬同州、四贬武昌。根据元稹的年表来看,《咏二十四节气》这组诗大概创作于长庆四年,也就是被贬同州这段时间,宦海浮沉,或许已经让曾经意气风发的元稹对未来没有太多的期望。所以在诗歌的最后两句写道“缓酌樽中酒,容调膝上琴”。寄酒和琴,这是一份历经大起大落的从容,也是一种看淡了名与利的无奈。

秋天,寥落而又空旷。宋代诗人吕本中在《处暑》却一反常态,写出了处暑的丰盈与喜悦。

平时遇处暑,庭户有餘凉。乙巳走南国,炎天非故乡。寥寥秋尚远,杳杳夜光长。尚可留连否,丰年稞稻香。

实事求是地说,这首诗最能打动人的是诗歌的最后两联。寥落尚远,夜晚依旧静谧且安详,丰年的梗稻芳香,让人流连忘返。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秋天不仅有肃杀,更有丰盈和满足,至少处暑是这样。

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好,我们唯有安安静静地走好每一步才能感受到岁月的宁静。二十四节气里藏着中国人的精神密码,在处暑这一天,我们呼吸的稻谷的芬芳,看着星星点点的萤火虫从眼前飞过,听虫儿在草丛中吟唱,顿感这日子好长好长。

(作者供职于交发汉宁分公司)

真挚情怀

外婆的面辣子

文／屈琦

在记忆的长河中,总有一种味道,如同温暖的灯塔,照亮心灵的港湾,让人难以忘怀。对我而言,这份味道便是外婆亲手烹制的面辣子——一道质朴无华却情深意长的农家小吃。

面辣子,在家乡的餐桌上屡见不鲜,它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寄托。儿时,我和姐姐在外婆的庇护下成长,每当厨房中升腾起蒸腾的雾气,伴随着的总是一盘色泽诱人、香辣扑鼻的面辣子。初见时,我或许曾被它那略显黏糊的外观所惑,心生抗拒,但外婆的一句温柔劝导:“尝尝看,保证你会爱上它”,便让我从犹豫走向了尝试,进而沉醉于那份独特的味道之中。

外婆的面辣子,红亮诱人,香辣而不燥,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那时,每当这道菜端上桌,我和姐姐总是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即便是平日里言语不多的外公,也会忍不住夸赞几句。记得有一次,外婆因故未做面辣子,

我竟以稚嫩的方式——绝食,表达了我的不满与渴望。最终,外婆那份对外孙的疼爱,让她妥协了,重新为我制作了那碗心心念念的美味。那一刻,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那份满足感至今仍清晰如昨。

岁月流转,我离开了家乡,踏上了求学与工作的征途,但外婆的面辣子却如同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接着我和远方的家。每当思念涌上心头,我便会央求母亲尝试复刻那份记忆中的味道。母亲的烹饪虽带着自己的风格,但那份对家的思念与传承,让面辣子依旧能够触动心灵,而如今,这份爱的接力棒也传到了妻子的手中,她以细腻的双手,继续编织着家的味道,让这份温暖得以延续。

面辣子,对我而言,已不仅仅是一道菜肴,它是家的符号,是亲情的见证,是回忆的载体。它让我在异乡的寒夜里感受到家的温暖,在生活的风雨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漫长与未知,只要心中有爱,有对外婆的思念,有对家的眷恋,那份面辣子的味道便永远不会褪色,它将永远是我最生命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供职于成钢分公司吕村站)



七绝·谒浙江嘉兴南湖

革命纪念馆有感(三首)

文 / 蔚文波

(一)
神州百年暗夜长,群魔乱舞民不安。
危急红船救星现,力启巨航挽狂澜。

(二)
血肉之驱信仰真,主义笃定为万家。
枪林弹雨何所惧?舍生忘死兴中华。

(三)
初心不忘奠英烈,重任在肩承传统。
党旗高擎当先锋,追赶超越立新功。

(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



岁月笔记本

行在路上

诗意人生

甲辰夏末,携妻、子游正定。其古建名胜众多,恢弘古朴并存,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誉,又适逢新华社推出微纪录片《文脉华章》,第一集即为“正古定今”,遂有感并以诗三首记之。

无 题

正古定今文脉兴,华章千载九州承。
但为国谋盛世,不教此身愧此生。

谒赵云

将军常山义勇从,半世忠勇百战功。
长坂坡前一身胆,白马银枪谁与争。

隆兴寺六绝

古刹摩尼醉梁公,悬塑轮藏有遗风。
隋碑天下第一档,观音毗卢法相生。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

行游正定

文／周峰

文 / 高 涛

有一次我赶时间,催促船工赶紧开船。没想到一个趔趄掉进了河里。我不会游泳,慌忙中吓得手脚胡乱扑腾。幸亏船工眼疾手快,千钧一发之际,伸出船篙。我惊魂未定,船工却笑着说:“没事没事,我从小在河边长大,水性好得很,一口气能横游五十米,曾救过十几个人呢。”

在马家湾工作期间,面对不毛之地的荒草滩,多少次期望能回城,多少次也盼望有人来看望我。但由于泾、渭河天堑,竟然工作三四年都无人问津,还不时被人嘲笑。每次回城,因为泾渭河边常年淤泥,我只有脱了鞋,挂在脖子上,走一段泥土路。有一次,刚走在河边,突然下暴雨。我推着自行车,泥塞住车轮,动弹不得。当时满肚子怨气,就像儿嫌家贫,心里恨,高陵穷,路难行。幸亏天黑前,一辆汽车路过,将我捎回村里。看着我满身满手泥的狼狈样子,村里人打趣:“你是从泥窝里,还是贼窝里回来的?!”

一晃几年过去了,我结婚生子,买了辆摩托车。高陵虽说一马平川,但泾渭河边是文余高的土塬。南岸稍缓,北岸较陡,当时柏油路破旧失修,坡路更是坑坑洼洼。我骑摩托车上下班,虽然不再坐渡船了,但偶尔也惊险无比。有一次刚好在泾渭分明,因为路窄避让,我骑车摔倒在路边,当时整个身体直接从摩托车上飞了出去,好在仅擦破了点皮,并无大碍。那一刻,身为交通人,我第一时间想,真要好好工作,和同事们抓紧时间,早日为家乡修好路,让路更好走;再给穷乡僻壤的马家湾通上更好的公交,让行路更舒畅。

为什么要通更好的公交车?我还清晰地记得,马家湾举行通公交车仪式时,我第

一次体验乘坐公交车。结果没想到,车一启动,车上的油烟味和乘客挤成肉夹馍的现实,让我开始头晕脑涨。颠簸中我心里一直默念:不要吐,尽量不要吐在车上,等到站下车再吐。但最让人担心的瞬间还是发生了:汽车猛然一个刹车,我往前一晃,将早餐一脑浆儿地吐了出来。那么多人看着,我尴尬得要死。

四十年恍如昨日,随着马家湾筑巢引凤建设泾河工业园区,高陵经济高速增长,如今已成为全省经济十强县,也顺利撤县设区。高陵沧桑巨变也促进交通发展日新月异:路网全部达到城市化标准,泾渭河上七八座大桥横架南北,渡船早已被淘汰,而且全省率先开通免费公交,地铁十号线也紧锣密鼓即将通车,高陵已悄然融入西安主城区。

至于我个人,早已更换了两台私家车。每到周末,我开上小车,载着家人,二十分钟就能从南赶到北,自东逛到西。外地朋友来了,再也不用“丑媳妇怕见公婆”般寒酸。从“高陵牌楼”出发,经投资上亿的鹿苑大道,过了河堤路景观大道,仅十余分钟,而且沿路三季有花,车如行驶在园林,就到了闻名中外的自然人文景观——泾渭分明。站在新建观景台前,远望秦岭如黛,河水潺潺;鸟瞰泾渭分明,河面荷莲摇曳,水鸭嬉戏;眼前游人如织,拍照打卡,俨然一个宜居宜业幸福首选地,人们从心底涌出最多的话:“高陵真好,泾渭分明真美!”

现在如果谁再问:“高陵有陵吗?”不用去回答,我们只知通,盘算一下花费,一脚油门,想去去哪。昔日“晴天扬灰路 雨天泥水路”的景象和我的行路难历史,早已成为一种追忆了。